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一

目錄

諸葛亮五出祁山

木門道弩射張郃

諸葛亮六出祁山

孔明造木牛流馬

孔明火燒木柵寨

孔明秋夜祭北斗

孔明秋風五丈原

死諸葛走生仲達

武侯遺計斬魏延

魏折長安承露盤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一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諸葛亮五出祁山

却說諸葛孔明用減兵添竈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伏兵。不敢追之。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此蜀兵無折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至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詔回。有何大事。後主

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詔回還。餘無他事。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亂臣言。臣有篡逆之意也。後主無言可對。孔明曰。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皆宦官所言。取丞相回還。今日朕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眾宦官問之。方知是荀安也。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殺之。餘皆廢出官外。又深責蔣琬費禕曰。奸臣於天子前害吾。汝等何不諫之。二人

告曰。此言實不知之。孔明遂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持檄文。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孔明又議出師。楊儀曰。前者興兵。軍士多有怨心。不如分為兩班。以三箇月為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箇月。却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如日落月生。月沒日出之狀。若此。則蜀兵不能乏也。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此乃重大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丞相若從。可為長久之計也。孔

明笑曰。汝言正合吾意。即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違三日者。杖五十。五日者。杖一百。十日者。處死。時建興九年春二月。上旬日。孔明引一半人馬出師。魏太和五年。魏主曹叡陞殿。近臣奏曰。邊庭告急。西蜀孔明又寇中原。叡急召司馬懿曰。邊庭又報孔明入寇。卿每向關外禦敵。未能剿除。今日如之柰何。懿奏曰。今子丹已亡。臣等竭力剿寇。以報陛下。若不剿除。臣當萬死。叡大喜。設宴待

之。次日又報蜀兵寇急。敵即排鑿駕。送司馬懿出城。懿辭帝。廷到長安。大會諸路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郿。以拒蜀兵。如有差失者。立斬懿阻之。曰。吾徧觀衆將。獨公一人。可以當先破敵。若守雍郿。非大將之任也。吾與公立志報國。公肯為大先鋒否。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乎未遇其主。今都督肯委重職。雖萬死不辭。懿曰。天子盡情託吾。吾欲倚公。

同立大事。故委重職也。郤喜曰。惟命是從。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為大先鋒。總督六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却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嶷。逢出陳倉過劍關。由散關望斜谷而來。司馬懿正提兵出關。張郃回問曰。今孔明長驅大進。再出祁山。當復如何。懿曰。此人定來割隴西小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以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畧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也。

說畢。留兵四萬。令郤守祁山。懿引大軍望隴西而去。此時蜀兵盡出祁山。安營了畢。隨後孔明亦到。見渭濱有魏軍隄備。乃與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即目營中乏糧。李嚴處催併去。久未見運到。吾料隴上麥熟。吾密引兵割之。只留王平。張嶷。吳懿。吳班。四將守祁山之營。孔明遂自引魏延。姜維等諸將。前至齒城。此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大開城門而降。孔明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

熟惟上面最盛。孔明留張翼、馬忠守齒城。自引諸將，并大小三軍，望隴上而來。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算知吾來割麥也。即沐浴更衣，令軍士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一樣粧飭。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的。孔明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播鼓，伏在上邽音之後。馬岱在左，魏延在右，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播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頭持劍。

在左右推車。一人在前。執着七星皂旛。如此行之。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鎌刀馱繩。伺候割麥。却選二十四箇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仗劍簇擁四輪車。為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皂旛。步行在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來。那哨探軍見之大驚。又不知是人是鬼。火急報知司馬懿。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

輪車上。左右二十四人推車。皆披髮仗劍。前面一人。手執皂旛。隱隱似天神之狀。懿怒曰。這箇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汝等疾去。連人帶車。盡都捉來。魏兵一齊追之。孔明見魏兵趕來。便教回車。迳往蜀營。緩緩而行。魏兵皆驟馬趕來。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儘力趕了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奇怪。我等趕了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何也。孔明見兵

不來追趕。又令推車過來。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猶豫了良久。又放馬趕來。孔明便回車。慢慢而行。魏兵又趕了二十里。只見在前。不曾趕上。盡皆癡呆。孔明又教回車。朝着魏兵。推車倒行。司馬懿在後趕來。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丁六甲之神。亦能呼風喚雨。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衆軍不可追之。懿急收兵退時。左勢下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懿令兵拒之。只見蜀兵隊

裏二十四人披髮仗劍。皂衣跣足。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綸巾鶴氅。手搖羽扇。懿大驚曰。方纔那箇車上。坐着孔明。趕了五十里。如何這裏又有孔明。怪哉。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震。又一彪軍殺來。只見軍中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上亦有孔明。左右亦有二十四箇皂衣人。披髮仗劍擁車而來。懿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是神兵也。衆軍心下大亂。魏兵因此不敢交戰。自行奔走。正行之間。

忽然鼓聲大震。又一彪軍殺來。懿舉目視之。又見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右前後推車使者。同前一般。魏軍無不駭然。大半皆要逃命。司馬懿又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懣。因此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運赴齒城。打曬去了。司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軍出哨。在路捉一人來見懿。懿問之。其人告曰。

其乃割麥之人。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前日何等之兵耶。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諸葛丞相。乃姜維馬岱魏延也。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諸葛也。懿仰天嘆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也。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接入禮畢。淮曰。吾聞蜀兵不多。見在齒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言前事。淮笑曰。只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

其前。齒城可破。孔明可捉矣。懿從之。遂分兵
兩路而來。却說孔明引軍在齒城打麥。忽喚
諸將聽令。曰。今夜司馬懿必來攻城。吾料齒
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人敢去。姜維
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曰。某等願往。孔明大
喜。乃與姜維魏延曰。汝二人各引五千兵。伏
在東南。西北。兩處。又喚馬岱馬忠曰。汝二人
亦引五千兵。伏在東北。西南。兩處。只聽砲響。
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

引百餘人。各帶火砲出城。伏在麥田之內。却說司馬懿引兵。逢到齒城下。日已昏黑。乃與衆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晚攻之。必不防也。城低濠淺。可以攻打。遂屯兵於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約定齊來圍的如鐵桶相似。懿淮二人。傳令攻城。城上萬弩皆發。矢石如雨。魏軍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信砲連聲。三軍大慌。又不知何處兵來。淮令人往麥田內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

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到。齒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殺的那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司馬懿急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扎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郭淮來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傷折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懿曰。當復何如。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各處人馬。併力剿殺。吾引

一軍襲劍閣。截其蜀兵之歸路。孔明自然慌矣。那時大事可成也。懿從之。即發檄文。調到雍涼諸郡兵馬。大將孫禮入見。司馬懿懿就令孫禮約會郭淮。去罷劍閣。却說孔明在箇城。相拒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令魏延姜維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交戰。二者料吾麥盡無糧。二者令兵取罷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兵。先去守其險要。若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矣。延維二人引兵

而去。長使楊儀入帳告曰。向日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兵。內四萬限足該換也。孔明曰。既前有令。便教速行。衆軍聽令。欲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諸處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引軍來攻齒城。蜀兵思家。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之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來兵到營。方許換之。孔明曰。

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為本。吾縱取勝。失信於人矣。蜀兵應去者。皆準備回家。其他父母妻子。倚門數日而盼。吾今便有犬難。決不留他。則全其信耳。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衆軍聽知。無不嘆服。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回。各捨一命。以殺魏兵。報丞相大恩。雖萬死不辭。孔明曰。汝等該還家之人。豈可留於此乎。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喜曰。汝等既要與吾出戰。可出

城安營。待魏兵到。不待他歇定喘息。急急攻之。此乃以逸待勞之法也。那四萬兵。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俟。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木門道弩射張郃

却說孔明以信義激勵三軍。眾皆感德奮死報之。蜀兵正切齒而待。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因馬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來。人強馬壯。將勇兵驍。以一當十。殺的那

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餘皆逃走。孔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未曾起兵。今嚴哨知消息。伏望丞相深謀遠慮。早施良圖。切勿怠忽。孔明甚是驚疑。乃聚諸將曰。東吳陸遜興兵寇蜀。誰敢敵之。吾須索速回也。即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軍在此。必不追也。却說

王平。張薤。吳懿。吳班。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却說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追之。乃引兵來齒城見司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詭計甚多。豈可相拒。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矣。郃曰。都督何故懼蜀兵如猛虎耶。惹天下之人恥笑也。懿曰。兵法云。善戰不如善守。今孔明糧少。利在速戰。吾堅守不出。彼若糧盡。自然變矣。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營。必歸去矣。可

以攻之。懿堅執不從。却說孔明知祁山兵回。遂喚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曰：汝二人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砲響。急滾下木石。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烟火。於是蜀兵盡望木門道而去。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去了。不知城中有多少兵。懿自來視之。見城上插

旗城中煙起。懿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此去必有東吳消息也。誰敢追之？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往之。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耳。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為大先鋒之職。今日正是立大功之際，却不用吾，何也？懿曰：今合兵法云：歸師莫掩，窮寇勿追。今蜀兵急退，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子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之，不必掛慮。懿曰：公只要去，休要後悔。郃曰：大丈夫

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不若另委別將。追之。郃曰。何謂也。懿曰。公性烈如火。不能忍耐。恐中孔明之計。公今若去。悔之不及矣。郃大聲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有何悔乎。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教賈詡魏平。同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却引三千兵續來策應。却說張郃引兵火速趕來。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樹林內閃一彪軍出。為首大將提刀勒馬。大叫曰。賊

將引兵那去。郃回馬視之。乃魏延也。郃大怒。拍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追趕三十餘里。勒住馬。四下視之。全無伏兵。又策馬追之。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擁出。為首大將。乃關興也。興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興撥馬便走。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郃心中疑有伏兵。令人哨探。並無埋伏。放心又趕。不想魏延抄在前面。與郃又戰十餘合。延又敗走。

郃奮怒追來。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郃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什物。段疋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延興二將。輪流交戰。張郃捨死追趕。看看天晚。郃趕到木門道口。魏兵各取財物。皆無戰心。魏延攔回馬。大罵曰。汝乃逆賊。吾乃漢之名將。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領趕。今與汝決一死戰。郃十分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而迎戰。不十合。延盡棄衣甲頭盔兵器。披髮引

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不顧盔甲兵器。大敗而逃。郃奮恨趕來。正趕之間。忽然一聲砲響。背後魏軍叫曰。張將軍休要追趕。他已去的遠了。郃生性急暴。只管追之。此時天色昏黑。又一聲砲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亂滾。將下來阻其去路。郃大驚曰。誤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早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通梆子響罷。兩下萬

弩齊叢。將張郃并百餘箇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後史官有詩曰

諸葛施謀暗學孫。山藏萬弩似雲屯。馬陵當日龐涓死。張郃今朝喪木門。

又詩曰

伏弩齊飛萬點星。木門道上射英雄。至今魏卒殘魂。猶怯軍師舊姓名。

却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其道路。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時。只聽得

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以羽扇指衆軍而言。

曰。吾今日圍獵。欲射其馬。誤中一獐。

獐與張同馬者

司馬懿揮者即張郃也。借言之。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

早晚必受吾所擒矣。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嘆曰。張雋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知。大哭不絕。多官再三勸解。方纔休息。帝曰。西蜀未平。良將先沒。如之奈何。羣臣泣奏曰。張郃乃棟梁。

之材。今日已亡。國家棟梁折矣。忽諫議大夫
辛毗叱之曰。是何言也。昔建安年間。皆言天
下不可無武祖也。及至升遐。傳位文皇帝。時
又曰。不可一日無文皇帝也。及至文皇帝晏
駕。今日陛下龍興。國中文武如雨。豈少一張
郃乎。多官默然無語。叡曰。辛諫議之言是也。
因此令人去木門道。取張郃屍厚葬之。却說
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早有李嚴奏
奏後主曰。軍士糧草已辦不乏。丞相回師。必

順魏也。後主即命尚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細言軍旅之事。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陸遜興兵寇川。因此回師矣。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必有順曹之意。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曰軍糧不足。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却又奏天子以糧草豐足遮飾。孔明大怒曰。匹夫為己之過。廢國家大事也。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昔日同

受託孤之恩。且恕此罪。若殺之。天下人言丞相不容也。今留之亦難。只可貶為庶民。孔明從之。費禕即寫表章赴成都。入朝來奏。後主近臣接表。展於龍案之上。後主覽其表曰。

吏部尚書臣費禕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謹表李平既為大臣。

李平即李嚴先名嚴後改為平

受恩

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

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
孤忠勤諫。乃止。今篡逆未滅。社稷多難。國
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可
將本人削去官職。徙為庶人。以杜內外奸
黨之路。宜急施行。謹表以聞。

後主覽畢。勃然大怒。叱武士將嚴推去市曹。
斬首。號令參軍蔣琬。出班奏曰。李嚴乃先帝
託孤之臣。未可斬之。當依表施行。可也。後主
從之。遂即謫為庶人。徙於梓潼郡閑住。李嚴

辭朝而去。

後李嚴聞孔明身亡掛孝孔明回出城迎接靈柩大哭而死

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并劉瑛等為長史。積

草屯糧。講文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

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敬仰孔明恩德。

事之如天地父母。不覺三年。吳魏並無侵犯。

是年乃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

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年。糧草豐足。軍器完

備。人馬強壯。可以伐魏。以報先帝知遇之恩。

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

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日。臣今恤兵三載。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實欲竭力盡忠。與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為一統之基。言未畢。一人出曰。不可伐魏也。衆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未知有甚高見。畢竟如何。

諸葛亮六出祁山

却說譙周官居太史。深明天文地理之事。見

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臺。但有禱福。不可不奏。近有羣鳥數萬。自南飛來。皆投於漢水而死。此大不利也。今夜臣仰觀天象。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乃盛氣在北。不利伐魏。况成都人人皆聞柏樹夜哭。有此數事不祥之兆。丞相只宜守舊。決不可妄動也。孔明日。吾受先帝託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風雲虛謬之兆。而廢國家之大事耶。孔明即設太牢。祭先帝之廟。涕泣拜告曰。

臣諸葛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師。再出祁山。誓竭力盡心。剿滅漢賊。恢復中原。惟死而已。當日祭畢。拜辭後主。後主與百官送孔明於城外。孔明到漢中。聚集人馬。與諸將於階下。商議出師之策。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于地上。衆將救起。半晌甦醒。再三勸解。孔明長嘆曰。可憐忠義之士。天不肖與壽也。乃令魏延。姜維。作先鋒。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孔明引

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皆出祁山取齊。却說魏主設朝。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起。故改為青龍元年。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說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復出祁山。魏主曹叡聞之。大驚失色。急召司馬懿至。曰。蜀兵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柰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彗星犯於太白。大不利於西川。今孔明負才智。逆天道。又來入寇。

乃自寬死也。臣賴陛下洪福。願保四人同去。必破蜀兵。叡曰。卿舉來朕察之。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曰。夏侯霸。字仲權。次曰。夏侯威。字季權。三曰。夏侯惠。字雅權。四曰。夏侯和。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熟閑。武藝精通。惠和二人。深知韜畧。善曉兵機。此四人常欲與父報讎。未遂其志。臣保夏侯霸。夏侯威。作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為行軍司馬。共贊兵機。以退蜀兵。叡曰。向者夏侯惇。馬共議軍機。陷了。

許多人馬。見今羞慚不還。此四人乃與楸同
否。懿回奏曰。此四人大不同也。獻從之。命司
馬懿為大都督。凡用將士。量才委之。發勅調
兩京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隴右各處兵馬。
皆聽懿提調委用。懿受命辭朝出城。獻囑曰。
卿逢到渭濱下寨。但堅守為上。專挫其鋒。若
蜀兵不得志。必詐退引誘。卿勿退之。待彼糧
盡。擄掠不獲。必自走也。乘虛攻之。則取勝不
難。亦免軍馬疲勞。此長久良計。卿勿怠慢也。

懿頓首拜辭。受命而去。魏主同多官入朝。却說司馬懿到長安。聚集軍馬四十餘萬。皆來渭濱下寨。已畢。又撥五萬軍伐木。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了渭水。勅建頭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地名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諸官商議。忽報郭淮孫禮入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見在祁山。又來水口。倘蜀兵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家之利也。懿曰。公言是

也。二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兵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引兵至北原。下寨了畢。却說孔明復出祁山。下五箇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下十四箇大寨。分屯軍馬。以為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人報曰。郭淮、孫禮引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喚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其隴西之兵也。吾今虛攻北原。却暗取渭濱。遂先令

人扎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夤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起兵去救。彼若少敗。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却下筏。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勢如泰山矣。諸將遵令。一一行之。早有巡哨軍報知司馬懿。懿喚衆將曰。孔明如此施設。其中有計也。以取北原為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其吾後。却攻吾前也。即傳令與

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的北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可擊之。又令張席樂綝音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休令近橋。可一齊射之。又傳令與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于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吾指揮。而

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
昭。引兵救應前營去了。懿自引一軍來救北
原。却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
原。令吳班吳懿引兵上木筏燒浮橋。令王平。
張嶷為前隊。姜維馬忠作中隊。廖化張翼作
後隊。兵分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是日午時。人
馬離大寨。盡渡渭水。緩緩列成陣勢而行。魏
延在前。馬岱在後。往北原進發。吳班吳懿把
住渭水口。準備去燒浮橋。却說魏延將近北

原。天已黃昏。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蜀兵大敗。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大半死於水中。餘者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引兵殺來。救了敗兵。過了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却被張虎樂綝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死於水中。餘軍跳水逃生。木筏盡被魏兵所奪。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北原兵敗。只奔到魏營。

天已二更。只聽的喊聲大震。王平與張嶷曰：軍馬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見在面前。如何不見魏兵巡哨。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方可進兵。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飛報曰：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兵俱失了。王平張嶷大驚。急退兵時。原來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魏兵一齊殺來。王平張嶷引兵相迎。兩軍大戰一場。平嶷二人奮力殺出。

蜀兵折傷太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敗兵，約折萬餘。心中憂悶。長史楊儀告曰：「魏延口出怨言，說丞相看他如糞土，昔常欺慢，故令渭水廝殺，心中懷怨，方有此失。」孔明叱之曰：「吾自有主意，汝休出讒言也。」儀惶恐而退。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孔明喚入，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你去東吳一會，你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違也。」孔明寫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運到建業，入見吳

主孫權呈上孔明之書。權折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臣諸葛亮頓首再拜。致書于東吳皇帝陛下。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剿滅。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于祁山。狂寇將亡于渭水。伏望陛下。以念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取中原。平今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明垂察。

吳主覽畢大喜。乃召費禕曰。朕久欲興兵。未

得會合丞相。即日得丞相相會。朕自己親征。入居巢門。取魏合肥新城。再令陸遜。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沔口。取襄陽。孫昭。張承等。兵出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兵。共軍馬三十萬。克日興師。費禕頓首拜謝曰。誠如此言。則中原目下可破矣。吳主遂設宴待之。吳主問曰。丞相軍前善識兵機。當先破敵。用誰。禕答曰。獨魏延為首也。吳主又問曰。記建功勞。兼管糧草。用誰。禕答曰。長史楊儀也。吳主

笑曰。朕雖未見此二人。又知其行。真乃小輩耳。於國何益。若一朝無孔明。必為兩人取敗矣。卿等於君前。何不深議也。禕曰。陛下之言是也。臣今歸去。嚴加計之。遂拜辭吳主。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孔明問曰。吳主其意允否。費禕曰。吳主起三十萬兵。三路御駕親征。孔明又問曰。別有言否。費禕將論魏延楊儀之事告之。孔明嘆曰。真聰明之主也。此二人吾非不知。為惜其智勇。不忍殺之。禕曰。丞相早宜

區處。孔明曰：「已定奪下了。」禕拜辭，回成都去了。忽報魏將鄭文背反來降。孔明喚入問之。鄭文曰：「某乃魏之偏將，近與秦朗同領兵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將秦朗加為前將軍，視文如草芥，待文如糞土。又行陷害，目此十分虧負，故來投丞相麾下，願為車前一卒。執鞭補報，言未畢，人報秦朗單搦鄭文交戰。孔明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不疑也。」

必當重用。鄭文忻然上馬。要與秦朗交戰。孔明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吾戰馬來此。早早還吾。言訖。直取鄭文。文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鄭文提秦朗首級入營。孔明曰。汝再去剝將死屍衣服來。文就納下首級。復出營來剝衣服。孔明又來看畢。回到帳中坐定。喚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鄭文曰。小將無罪。何故如此。孔明日。吾自勞識秦朗。安敢

欺我。文拜告曰：此乃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馬懿令汝詐降於中取事，以圖功勞。是否？汝若不實告，吾必斬之。鄭文只得從實招成。注告免死。孔明畧施小計，就此而行。要捉司馬懿，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造木牛流馬

却說鄭文注告免死。孔明曰：汝既求生，可備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便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也。吾當重用。鄭

文只得寫書呈與孔明。孔明令監下鄭文。樊建問曰。丞相怎知此人詐降。孔明笑曰。觀其動靜可知也。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為前將軍。必武藝高強。與鄭文交馬只一合。被文斬之。必不是秦朗。故以詐言探之。果然如此。衆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孔明選一舌辯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此。其人持書逕到魏寨。人報知司馬懿。懿喚入。接上書。拆封看畢。懿問曰。汝何人也。其人答曰。某乃中原人。

因荒亂。流落蜀中。鄭文乃某親戚。見今諸葛亮因鄭文有功。用為先鋒。今鄭文曰與某有親。故特來下書。明日一更時分。舉火為號。萬望都督提兵劫寨。鄭文在內應之。都督切勿有悞。若要遲慢。事不成矣。司馬懿反覆詰審。果然是實。即賜酒食。忻然分付曰。本日為期。若大事成了。必重用汝。其人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遂即仗劍步罡。禱祝已畢。喚王平。張嶷。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馬忠。馬岱。分

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姜維分付如此如此。各人引兵而去。孔明坐於高山之上，却說司馬懿欲引二子提大兵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止之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入重地也？倘有疎虞，如之柰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接應可矣。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懿自引兵接應。是日天已初更，風清月朗，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人盡銜枚，馬皆勒口。大驅

士卒進發。於是秦朗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急退兵時。四下火把。齊明喊聲大舉。鼓角喧天。火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岱馬忠。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只見蜀寨火光冲天。喊聲不絕。又不知勝負。只須催兵接應。懿引兵正望火光中殺來。忽然喊聲大震。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相持不住。盡皆奔走。此時秦朗所引一萬

之兵皆死於鋒刃之下。蜀兵圍的錢桶一般。其箭如驟雨。因此秦朗不能逃。亦死於亂軍之中。山頭上鳴金。蜀兵皆歸大寨。天復清明。孔明坐於帳上。斬了鄭文。再議取渭南之計。此時司馬懿奔入本寨。人報初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來收兵已了。天復清明。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所以如此。懿嘆曰。真神人也。即令諸將加謹防備。却說孔明令兵每日搦戰。魏兵只是不出。孔明

自上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處。其山如葫蘆之狀。入谷口視之。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而行。孔明看了。一遍。心中大喜。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也。答曰。地名上方谷。又名葫蘆谷。孔明回到帳中。喚馬岱附耳。受與密計。如此行之。即令一千五百人。五百人守谷口。一千人在內做工。孔明又囑馬岱曰。此等人不許放出。其餘人

不許放入。吾親自不時點視。掄司馬懿只在
此計之中。如若漏了消息。決斬汝首。馬岱受
計而去。依法置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不覺
十餘日。孔明看了。回到營內。長史楊儀入帳
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
便。雖日行夜住。費力甚難。總然易到。不敷支
用。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籌策多時也。前
者所積木植。并西川收買下的木植。教人置
造木牛流馬。搬運糧草。甚是便益。牛馬皆不

用水食。可以晝夜轉運不絕也。衆皆拜曰。自
伏羲治世。相傳至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
請丞相教之。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置造。未
曾完足。吾暫將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圓長
短濶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諸將環立視之。
造木牛法曰

方腹曲脰。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
載多而行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
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

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每牛載十人。所食一月之糧。人不太勞。牛不飲食也。

造流馬法云

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

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去後脚孔分墨四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後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

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
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
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音軒長四寸。徑面
四寸二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
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却說衆將看了一遍。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

也。漢室將復興矣。

人言孔明妻黃氏善會此法。故孔明學之。未知是否。

不過半月之間。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
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大軍見之。無

不忻喜。孔明令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引一千
兵。駕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拉祁山大寨。往來
搬運糧草。供給蜀兵用度。因此大兵皆要出
戰。以報孔明之德。後人有詩贊曰

六出祁山用計謀。軍糧遞運到西州。劍關
險峻驅流馬。斜谷崎嶇駕木牛。心地玲瓏
人莫測。性天廣大鬼難籌。誰能繼此神僊
術。古往今來贊武侯。

却說司馬懿正憂悶至急之間。忽巡哨軍報

說蜀兵營內。諸葛亮新造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太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堅守者。只為敵人糧草。不能接應之故。今用此法。必為久遠之計。不思退矣。急喚張席樂綝。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兵。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喊叫。擂鼓殺將出來。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二人聽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

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譟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了六七匹。盡往祁山大寨而去。張虎樂綝不敢多帶。每人止驅二匹。棄了糧草。星夜而回。與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懿喜曰。汝既會用此法。吾何不用之。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折開。懿分付曰。吾做孔明造此木牛流馬。汝等可依尺寸長短厚薄濶狹之法置造。敢有違式者。決斬。不及半月。造成二千木牛流馬。與孔明一樣法則。亦能進

退就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兵驅駕木牛
流馬去隴西搬運軍糧。往來不絕。却說高翔
回見孔明說魏兵搶木牛流馬各二匹去了。
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今雖搶去幾箇木
牛流馬。不為失事。吾不久便得許多軍中資
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
懿見了。必然做吾造之。那時又有計策。不數
日人報說魏人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
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便教

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推巡糧軍。迤到運糧之所。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迤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之。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過來。就不能動。所運軍糧。盡皆棄走。背後魏兵趕到。捧拽不動。扛擡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却扭回舌頭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為怪。不敢追也。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兵。扮作

六甲六丁神兵。鬼頭獸面。將五彩塗之。甲子
甲寅模樣。種種怪異之相。一手執錦繡旗旛。
一手仗巨闕寶劍。身掛葫蘆。內藏煙火之物。
伏於山傍。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
擁出護送而來。魏人若見。必疑是神鬼。不敢
追之。此乃神師之計也。張嶷受計引兵而去。
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
去北原寨口接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
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

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引三千兵去渭南搦戰。各人遵令而去。却說魏將岑威引軍驅駕木牛流馬，裝載糧米，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軍，遂放心進發。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起。蜀兵就本隊裏殺將起來。乃蜀將牙門將裨將軍王平也。魏軍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之。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

軍飛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聽知軍糧被劫。火速引兵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皆棄於道上。且戰且走。郭淮令驅趕木牛流馬之時。皆不能動。淮心中疑惑。正無柰何。忽然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路兵殺來。乃是魏延姜維也。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蜀兵方回。淮扎住敗軍。又只見烟雲突起。忽一隊神兵推出。箇箇執旛仗劍。怪異之像。驅駕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

驚曰。此必神助也。自此心疑不逞。却說司馬懿聞知北原兵敗。自引兵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砲響。兩路兵從險峻處殺出。鼓喊震天。乃是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副將乃飛衛將軍廖化也。司馬懿大驚失色。未及交鋒。魏兵當不住。被蜀兵殺死大半。餘皆各自逃竄。司馬懿匹馬而走。被廖化驟馬趕來。看看赶上。未知懿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火燒木柵寨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遙望密林中奔走。張翼收住軍馬。廖化拍馬趕來。馬尾相接。懿遶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司馬懿早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趕出。不知去向。但見金盃落在林邊。化取盃稍在馬上。望東趕來。全無踪跡。原來司馬懿將金盃落於林東。却往西走去。了。所以廖化趕不着。化出了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大寨來。見孔明。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

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盞。立
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推
不知。却說司馬懿。迺回本寨。心中甚惱。忽使
命齎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令懿等堅守。勿
失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於是孔
明令蜀兵與魏人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
並不侵犯。如擾害者。斬首示衆。魏民受恩。安
心曩業。司馬懿正在帳中憂悶。長子司馬師
入帳告曰。蜀兵劫去許多糧米。又令蜀兵相

雜屯田於渭濱。以為長久之計。軍士不許擾
害。違者誅之。似此國家大患。何日得除。父親
何不與孔明約日大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
不如孔明。柰無計也。師曰。有智使智。無智使
力。父今統百萬之眾。何思此人耶。忽報魏延
將金盃前來搦戰。百般辱罵。只要都督出馬。
懿笑曰。聖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
為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却
說馬岱造成木柵。來告孔明曰。某營中已掘

淡。輕。多。積。乾。柴。將。引。火。之。物。灌。入。其。中。週。圍。山。上。虛。搭。窩。舖。皆。是。柴。艸。內。外。皆。伏。地。雷。目。今。月。餘。正。值。炎。天。此。計。可。施。也。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意。入。谷。但。見。人。馬。塞。滿。了。道。路。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乃。是。汝。之。功。也。若。見。蜀。兵。與。魏。兵。交。戰。者。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此。乃。引。魏。兵。入。谷。之。號。也。吾。素。知。汝。忠。義。故。委。此。大。

佳。切勿有失。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
魏延。密囑曰。汝引五百兵。去魏寨搦戰。誘引
司馬懿交鋒。不可取勝。只詐敗望渭東去走。
懿必追趕。汝却望七星旗處而入。夜則望七
盞燈處而走。便入於山谷內。吾自有捉司馬
懿之計。魏延引兵受計而去。孔明又喚高翔
分付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以二十為一羣。或
以五十為一羣。裝載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
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也。高翔將木牛流

馬驅駕如計施行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作屯田之故。你我皆不相接。如別兵來戰。只詐敗而勿勝。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來大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為久計。若不趁時除之。縱彼安居日久。溪根固蒂。難以動搖。懿曰。只怕是孔明之計。二人又曰。若都督如此設疑。生民何日太平耶。

我二人自當努力。不勞都督費心矣。懿曰。且教汝二兄分頭出戰。可也。遂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霸。夏侯威。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兩下一齊吶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搶到木牛流馬。五六十匹。金鼓旗幡。不計其數。俱令人解報。司馬懿知道。次日又劫到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來。懿審其虛實。魏兵告曰。孔明只料我兵堅守不出。盡

將蜀兵四散屯田。以為久計也。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去。夏侯和問曰。搶來蜀人。不殺放之。何也。懿曰。量此輩同狄小之兵。又非大將。殺之無益。放回本寨。令說魏將寬仁厚德。釋彼戰心。做呂蒙取荊州之計。今後再有搶到蜀人。當用好言撫慰。仍重賞有功之人。諸將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虛作運糧屯於上方谷內。既入還出。人莫知之。夏侯霸夏侯威。每日取勝。約有十餘日。因是司馬懿見蜀兵累

敗。心中懽喜。忽報擒到蜀兵一百餘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皆告曰。每日運糧。只在上方谷內。諸葛丞相不在祁山。來上方谷山西十里下營安住。懿備細問了。將各人賜酒食。犒勞已畢。盡皆放了。當日天晚。司馬懿喚衆將分付曰。今孔明不在祁山。自引一軍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明日一齊併力共取祁山寨。吾自去接應。各人受令而退。長子司馬師曰。父欲攻其後者。何也。懿曰。祁山

乃蜀人之根本也。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
來救矣。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蜀人首尾
不接。必大敗走也。二子服曰。父之言是也。懿
即令張虎。樂綝。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千兵。
在後救應。軍中設下火把。却說孔明正在山
上。遙望見魏兵或三千一行。或五千一行。隊
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便令
衆將勒兵等候。若司馬懿自來。便劫魏寨。奪
了渭南。衆將收拾已畢。却說魏兵皆奔祁山。

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看見蜀兵去救祁山寨柵。心中大喜。乃引二子。並中軍護衛精兵。殺遶上方谷來。且說魏延只盼司馬懿到來。忽一枝兵殺到。延縱馬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喝曰。魏延休走。延舞刀相迎。戰不十合。延撒回馬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趕。懿却令兵三枝。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

延遙見谷口內有七星號帶飄揚。乃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了。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哨探。回報曰。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屯糧之所。遂大驅士卒皆入谷中。懿忽見艸房中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勒馬橫刀而立。懿大駭。乃與二子曰。倘有蜀兵斷其谷口。如之奈何。急退兵時。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火把一齊丟將下來。燒斷谷口。懿大驚無措。將兵斂在一處。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

齊突出。草房內乾柴皆着。魏延望後谷中而走。只見谷口壘斷。仰天長嘆曰。吾今休矣。司馬懿見火光甚急。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斷死於此處矣。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霧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盆傾。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響。火器無功。霧霏大雨。自申時只下至酉時。平地水深三尺。司馬懿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敗兵奮力殺出。馬岱軍少。不敢追之。忽一彪軍殺

到退了馬岱。復來接應司馬懿。眾視之。乃張
虎樂綝也。遂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此時
大寨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
與蜀兵交戰。司馬懿引兵衝殺過橋來。蜀兵
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
山攻打蜀寨。聽知魏兵大敗。失了渭南大寨。
軍心大慌。火急退時。四面蜀兵殺到。魏兵大
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生者奔過渭北逃生。
却說孔明望見司馬懿被魏延誘入谷時。不

勝忻喜。馬岱一齊放火。將欲盡情燒死。忽天
降大雨。火不能着。人報走了司馬懿。孔明聞
知。仰天長嘆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後人有
詩。贊孔明這八箇字曰。

烈火萬堆藏木柵。片時司馬命難全。忽然
大雨霹靂下。謀事須人成在天。

又詩曰

丞相安排烈火燒。霹靂大雨降青霄。孔明
妙計如成就。爭得山河屬晉朝。

却說孔明收兵。回到渭南大寨。安營已畢。魏

延告曰。馬岱將葫蘆谷後口壘斷。若非天降

大雨。延同五百軍皆燒死谷內。此乃孔明欲

延皆要燒死。不想天降大雨。二人得生。孔明

大怒。喚馬岱。漢責曰。文長乃吾之大將。吾當

初授計時。只教燒司馬懿。如何將文長也困

於谷中。幸朝廷福大。天降驟雨。方纔保全。倘

有疎虞。又失吾右臂也。大叱武士。推出斬首

回報。未知馬岱性命畢竟若何。

孔明秋夜祭北斗

却說衆將見孔明怒斬馬岱。皆拜於帳下。再三哀告。孔明方免。令左右將馬岱剝去衣甲。杖背四十。削去平北將軍陳倉侯官職。貶為散軍。馬岱責畢。回到舊寨。孔明密令樊建來諭曰。丞相素知將軍忠義。故令行此密計。如此如此。他日成功。當為第一。可只推是楊儀教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讐。岱受計已畢。甚是忻喜。次日強行來見魏延。請罪曰。非岱敢

如此。乃是長史揚儀之謀也。延大恨揚儀。即時來告孔明曰。延願求馬岱為部下裨將。孔明不允。再三告求。孔明方從。却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再言出戰者。斬之。各聽將令。據守不出。忽有郭淮來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欲擇地安營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名地依山而東。吾等皆危矣。真為可憂。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可保無事矣。令人探之。回報曰。孔明果上五

丈原矣。司馬懿以手加額曰：乃大魏皇帝之
洪福也。遂令諸將堅守，以待孔明。又必自變，
却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累令人
搦戰，魏兵不出。孔明乃取巾幘，音國婦人喪冠也并
婦人素縞之服，脩書一封，盛於大盒之內，遣
人運送到魏寨。諸將不敢隱蔽，直須引入。見
了司馬懿，懿對衆拆開視之，內有中幘婦人
之衣，并書一封。懿拆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嘗聞管子有云：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切
惟司馬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
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則甘兮窟守土巢。
而畏刀避箭。與寡婦又何異哉。今遣人送
巾幘素衣。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有
丈夫之胸襟。早與批回。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視我為婦
人耶。吾且受之。令人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
寢食及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

罰二十已上者。皆親覽焉。所啖之食。不過數升。懿告衆將曰。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使者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說司馬懿受了巾幘衣服。看書已畢。只問寢食事物。並不言及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久乎。孔明嘆曰。彼深知我也。主簿楊顛諫曰。某見丞相常時自校簿書。且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丞相以治家之事譬之。凡治家之道。必使奴執耕。婢典爨。音雞司晨。犬吠

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將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數。云自有主者也。今丞相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語。誠然肺腑也。孔明注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

他人不似吾盡心也。衆皆垂淚。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幗大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因此入帳告曰。我等乃大國名將。安忍受小邦之辱耶。願請出戰以決雌雄。懿笑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柰天子明詔。令堅守勿動。今若輕出。乃違天子之命矣。衆皆昂然不忿。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吾奏知天子。速求赴敵。若天子准吾出戰。那時各建功名。

未為晚矣。衆皆允之。懿急寫表章。遣使直至
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叡急拆表覽之。其
表曰

臣。司馬懿。謹表。臣才薄任重。深蒙眷委。今
臣堅守不戰。以待其蔽。今者蜀臣諸葛亮
輕臣如奴隸。待臣如婦人。遺以巾幗。恥辱
至甚。臣先奏達聖聰。旦夕將效死一戰。以
報先帝之大恩。陛下之重祿。臣不勝激切
祈懇之至。

魏主覽畢。乃與多官曰。朕教且休出戰。今何故上表求戰耶。衛尉辛毗奏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孔明恥辱。衆將抗拒之故也。虛上表。望陛下制之。魏主曹叡聽知如此。遂令辛毗持節。達到渭北寨內制之。司馬懿接詔入帳。受命已畢。辛毗傳詔曰。再有敢言出戰者。以違制論之。衆皆傾服。懿暗與辛毗曰。公足知我心腹。就令土民布散流言。說魏天子命辛毗持節到營。令司馬懿堅守勿出。於是典

軍書記樊建丞相令董厥聽知此事來告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出戰之心。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衆將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乎。此乃司馬懿耻辱不過。又因將士忿拒。故散此言也。衆皆拜曰。丞相有萬里之明見也。忽報費禕到。孔明急召入問之。禕再拜言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兵運到。

合淝。令滿寵。田豫。劉昭。分兵三路迎之。被滿
寵設計盡焚。東吳糧草。及戰具器物。吳兵多
病。陸遜上表與吳主約會一齊攻之。不意持
表人。至中途被魏兵所獲。曰。此機會泄漏。吳
兵大敗而回。孔明聽知。長嘆一聲。昏倒地上。
眾皆急救。半晌方甦。而言曰。吾心神昏亂。舊
疾忽發。壽死必不遠矣。是夜孔明遂扶疾出
帳。仰觀天文。大慌失色。入帳乃與姜維曰。吾
命在旦夕矣。維乃泣曰。丞相何故出此言也。

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以變其色。是知吾命矣。維曰。昔聞能禳者。惟丞相善為之。今何不祈禳也。孔明曰。吾習此術年久。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兵七十七四十九人。各執皂旗。身穿皂衣。環遶帳外。吾自於帳中祈禳北斗。七日內。如燈不滅。吾壽則增一紀矣。如主燈滅。吾必然死也。一應閑雜人等。休教放入。姜維得令。凡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運。時值八月半間。是夜銀

河耿耿。秋露零零。旌旗不動。刀斗無聲。姜維
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
香花祭物。中布七盞大燈。順布四十九盞小
燈。內安本命燈一盞於地上。孔明拜伏於地
曰。亮生於亂世。隱於農迹。承先帝三顧之恩。
託幼主孤身之重。曰此。盡竭犬馬之勞。統領
貔貅之衆。六出祁山。誓以討賊。不憶將星欲
墜。陽壽將終。謹以靜夜。昭告於皇天后土。壯
極元辰。伏望天慈。俯垂鑒察。祝告已畢。乃讀

青詞曰

伏以周公代姬氏之厄。昱日乃瘳。孔子值
匡人之圍。自樂不死。臣亮受託之重。報國
之誠。開荆蜀之邦。欲平魏寇。率大兵於渭水。
會衆將於祁山。何期舊疾纏身。陽壽欲盡。
謹書尺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曲賜臣算。
上達先帝之恩德。下救生民之倒懸。非敢
妄祈。實由懇切。下情不勝屏營之至。

孔明祝畢。俯伏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

止醒而復昏。昏而復醒。日則計議伐魏。夜則步罡踏斗。却說司馬懿夜間仰觀天文。忽大驚。乃喚夏侯霸曰。我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矣。汝可引一千兵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亂不戰者。必有病。若奮然突出者。則無事矣。霸聽令引兵而去。却說孔明在帳中。乃祭祀到第六夜了。見主燈明燦。心中暗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壓鎮將星。忽聽得寨外吶喊。欲令人問。

時魏延入帳報曰。魏兵至矣。延脚步走急。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主燈已滅。吾豈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姜維大怒。急拔劍望魏延便砍。未知延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秋風五丈原

却說姜維拔劍在手。欲斬魏延。孔明急止之曰。是吾天命已絕。非文長之過也。維方免之。於是孔明吐血數口。卧於牀上。乃與魏延曰。

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探虛實也。汝可急出。魏延遂上馬引兵出寨時。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奮趕二十餘里方回。孔明乃與姜維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止矣。吾平生所學。已著於書。共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愆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將軍可授之。切勿泄漏。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

連弩之法。不用得。汝後必用。以錢折疊燒

打而成。鐵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

圖本。汝可如法造之。維再拜而受。孔明又曰。

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要子

細。雖然險峻。又必有失。此後鄧艾取蜀自此處而失也又喚

長史楊儀入帳。授與一錦囊。便分付曰。又後

魏延必反。若反時。方開之。那時自有斬延之

將也。此日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人事不醒。至

晚方甦。病加沉重。是夜昏絕數番。孔明連夜

表奏後主。後主急遣尚書僕射李福。星夜逢到五文原。入見孔明問安。孔明令坐。而言曰。吾不幸中道而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也。吾死後自有遺表上奏天子。你公卿大夫皆依舊制而行。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不可廢之。馬岱忠義。後當重用。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日能守西蜀也。李福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視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涼。孔明淚流滿面。長嘆曰。

吾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攸攸蒼天。曷我其極。嘆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曰。王平。廖化。張嶷。張翼。吳懿等。皆忠義。久經爭戰。多負勤勞。堪可委用。吾死之後。凡事皆依舊法而行。可緩緩退兵。汝乃深通謀畧之人。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魏延後日反時。汝只依前付錦囊行之。楊儀泣拜而領謝。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卧榻上寫遺表。以奏後主。其表曰。

丞相武鄉侯。臣諸葛亮。稽首頓首。謹表。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念臣賦性愚拙。時遭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在膏肓。音芒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薄已愛民。遵孝道於先君。布仁義於寰海。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除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
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先
帝陛下也。臣亮臨楮。不勝涕泣。激切祈懇
之至。

孔明寫畢。分付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
若司馬懿來追。將吾先時木雕成吾之原身。
安於車上。以青紗幪之。勿令人見。汝可一順
一逆布成長蛇之陣。回旗返鼓。若魏兵追來。
令人馬不許錯亂。却將吾原身推出。令大小

將士左右而列。懿若見之。必急走矣。待魏兵退去。方可發喪。喪車上可作一龕。坐於車上。用米七粒。少用水放於口中。足下安明燈一盞。置柩於輜車之內。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矣。吾陰魂自起鎮之。先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汝等文武皆盡心報國。不可負職也。楊儀聽令曰。丞相少慮。儀並不敢有違丞相之言也。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之曰。此吾之將星。

也。衆視之。只見其色煌煌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急回帳中。不醒人事。忽李福又到。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視之。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公此一來。必是天子問誰可任大事。蔣公琰可矣。福曰。公琰倘不在。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以繼之。福欲又問。孔明不答而逝。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後晉史官陳壽評

之曰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

之亞匹矣

蜀人揚戲贊曰

忠臣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
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利物移風。
賢愚兢心。僉亡其事。誕靜邦外。四裔以綏。
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唐賢元微之作孔明廟贊曰

撥亂扶危。主懸勲受託。孤英才過管樂。妙策勝孫吳。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

令盛德。應嘆古今無。

白樂天言先主能用孔明詩曰

先生晦跡卧山林。三顧那逢主尋魚。到
南陽方得水。龍飛天漢便為霖。託孤既盡
慇懃禮。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
在。令人一覽淚沾襟。

宋程伊川挽孔明詩曰

六出雄師度劍關。運謀設策笑談間。巍巍
功業蓋三國。凜凜威風鎮八番。羽扇綸巾

扶社稷。忠肝義膽展江山。壯懷未遂身先
喪。提赴令人血淚斑。

後宋尚書姚伯善吊孔明古風曰

火精秒暮當桓靈。妖氛蔽日豺狼橫。操雖
漢相實漢賊。逼脅萬乘遷神京。二袁劉表
孫破虜。坐視王室揚旗旌。豫州哀愍世無
主。慙慙三顧茅廬行。先生感激棄耒耜。坐
間談論誅鯨鯨。運謀東吳破赤壁。長劍西
指烟塵清。託孤泣涕請繼死。願效忠貞竭

股肱。祁山六出世罕比。折衝不用施刀兵。
中興功業耀神武。滅伏鼠盜潛無踪。蒼天
何事絕炎漢。半夜耿耿長星傾。可憐豪俊
志不遂。哽咽忿氣空填胸。

宋陳蘭石先生嘆孔明詩曰

亘古英雄世莫儔。匡君功業並伊周。出師
未必摧梁木。始覺天心已厭劉。

宋楚菊山先生贊孔明詩曰

七星壇上東風急。五丈原頭秋月明。先生

不是無才調。天意俄然欲變更。

宋叅政葉士能贊孔明詩曰

退莫追。行進莫攻。來如風雨去無踪。神機
妙畧誰能測。果是人間一卧龍。

胡曾先生詩曰

蜀相西驅十萬來。殊風原下久徘徊。長星
不為英雄住。夜半流光落九垓。

後史官朱黼論孔明曰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

余切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要未可以差殊觀也。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

以為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叛。相
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
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
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為
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
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
以為偏。果何脩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

不屑者。是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願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以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利其身乎。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之副。嘗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於是孔明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而垂泣曰。

吾終為左袵矣。李平聞之，亦大哭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後史官習鑿齒論廖立李平曰：

昔管仲棄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

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淚，李嚴

即李平也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

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止怒。水鑑之

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

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

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
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恕。天下有
不服者乎。

後南軒張氏贊孔明曰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
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我屈伸。
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
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
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晉永興年間鎮南將軍劉私至隆中
觀孔明故宅立碑以表其間命太傅
掾韃為李興撰文其文曰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
祐之遺光登隆山以望遠式諸葛之故鄉
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
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
擊解褐於三聘足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
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

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今我九鼎。跨帶我邊疆。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竒。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竒妙。千井霽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滅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

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拓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氏之耻。何謂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典餘。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几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途。今我來

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魏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彷彿。冀影響之有餘。蒐而有靈。豈有識詩。

後尹直贊孔明日

炎祚告終。僅遺餘燼。卧龍南陽。起應三聘。首陳經濟。區畫素定。曰彼魏吳。孰如同姓。師行仁義。兵列八陣。流馬木牛。人力莫競。七縱七擒。式示權勁。庶事兩朝。心殫力盡。出師二表。伊訓說命。大星隕營。天胡弗愁。

百世景仰。惟忠惟正。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姜維揚儀皆依孔明舊制而行。不敢妄動纖毫。遂依遺法成殮。置於車上。用龕蓋之。令三百心腹人守護。即傳密令。教魏延斷後。揚儀次之。各處營寨。一一退去。却說司馬懿夜親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之令。三投再起。投大起小。隱隱有聲。懿大驚曰。今諸葛孔明死矣。即刻

傳示各營。懿遂親引鐵騎。當先追趕。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死諸葛走生仲達

却說司馬懿知孔明身死。急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門。忽然自省。乃與二子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遁法。今見吾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追之。今若追趕。必中計矣。曰。此復回。遂令夏侯霸暗引輕騎。望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去了。却說魏延在本寨。夜作一夢。夢見

頭上生二角。醒來甚疑。坐而待旦。忽報行軍
司馬趙直到。延請入問之。曰。久知是下。淡明
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煩足下決其吉凶也。
直答曰。此乃大吉之兆也。麒麟頭上有角。蒼
龍頭上有角。乃變化升騰之象。將軍所到之
處。不戰而獲全功也。延大喜曰。如應公言。自
當重謝。趙直辭延出寨。行不十里。正遇尚書
費禕。禕問之。直告曰。適到魏延營中。延夢頭
生二角。令我圓之。本非吉兆。但恐見怪。故以

麒麟蒼龍之事而解也。禕曰：公何以知之。直曰：角之一字。刀下用也。今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禕曰：君勿泄漏。惟你我知之。直別去。禕到魏延寨中。令左右退去。乃告曰：昨夜三更丞相辭世去了。臨亡時再三叮嚀傳示。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護喪。兵符在此。可起兵也。延曰：何人理丞相之大事耶。禕曰：丞相一切事務。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口訣。皆授與姜維。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

大怒曰。丞相雖亡。吾今見在。楊儀乃府下之人。焉能任此大事。只可扶柩入川。擇地遷葬。吾自率大兵攻之。必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禕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泄漏。將軍何故欲自戰也。延愈加大怒。曰。丞相當時若聽吾計。取長安久矣。向者。楊儀欲燒吾於葫蘆谷內。幸得天祐。降下大雨。因此火滅。方保全生。至今尚未雪恨。吾官見任前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宜與長史楊

儀斷後耶。禕曰。將軍之言是也。楊儀只是一
長史而已。如何總制我等。寧死不受辱矣。延
曰。公可助吾。吾自教諸寨不動。以圖進取。禕
曰。願從公之命。延曰。公若果有此心。當同僉
盟狀。禕欣然押寫訖。延設席相待。禕曰。雖然
如此。不可輕動。令敵人之耻笑也。待吾自見
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退與兵權。只扶柩入
川。儀乃文字之人。必然從矣。延聽其言。禕遂
辭了魏延。上馬運到大寨。見楊儀細言其事。

儀曰。無事。丞相臨亡之時。分付曰。魏延勇烈。敵人皆懼。因此不忍害之。吾教他斷後。本知不服。故以兵符探其心。今果應丞相之言。當令姜伯約斷後。按丞相法度而行。緩緩而退。於是姜維斷後。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二人掌管內外之事。却說魏延見費禕去久不來。心中疑惑。乃喚馬岱商議。岱曰。某見費禕出的轅門外。縱馬加鞭而去。其人之言必是詐也。延就令馬岱引十餘騎去探消息。回報曰。後

軍乃是姜維總督。前軍大半已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安敢戲吾耶。吾必殺之。即拔寨引兵盡望南行。却說夏侯霸引兵到五丈原看時。不見一人。遂回報司馬懿。懿問虛實。霸曰。川兵車仗盡已去了。只有姜維斷後。魏延寨中並無一人。遠遠望見投山僻小路去了。其餘諸寨人馬盡皆退去。懿聽畢。跌足曰。孔明死矣。可火急調兵追趕。諸將問曰。都督何以知之。懿曰。五臟皆損。豈能生乎。遂起

兵引二子赶来。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掩殺可也。懿曰：他人不知法則。遂自引兵。一齊殺奔五丈原來。魏兵鼓譟搖旗。殺入寨時。果無一人。懿回顧二子曰：汝急催後軍赶来。吾自引兵前進。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督大兵。懿自引兵追到山脚下。見川兵不遠。乃奮力赶来。忽然山後一聲砲響。鼓角喧天。喊聲震地。懿大驚失色。只見蜀兵旗號皆返。樹林中影影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二行大

字。題曰。大漢丞相諸葛武侯。懿定睛看時。見中央十數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皂緜。車前一將。全副披掛。勒馬挺鎗。大叫曰。反賊司馬懿。早早投降。丞相在此。懿視之。乃天水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中其計矣。回馬便走。魏兵麋飛。棄甲拋戈。丟盔擗戟。各逃性命。你我不能相顧。互相踐踏。死者無數。司馬懿縱馬奔走五十餘里。

背後兩員將赶上。扯住馬嚼環而言曰。都督勿驚。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二將曰。川兵退去。必留斷後兵也。可再起兵追之。懿不敢決。乃徐徐按轡。與霸惠二人尋小路。遂引敗兵而歸本寨。懿令眾將各引兵四散哨探。鄉民犇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喪幡。孔明果然死矣。止留姜維斷後。只有一千兵。來報司馬懿。懿曰。鼓聲大震。何意。

也。鄉民曰。乃是蜀兵返旗擂鼓而退。車上孔明乃木雕者。懿嘆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後人有詩曰。

高壘深溝可料生。不能料死勒追兵。返旗鳴鼓先奔走。司馬應知諸葛能。

又詩曰

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猶疑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不知司馬愧何如。

却說司馬懿問了的實。遂又令衆將引兵在前追趕。懿隨後而來。趕到伏兵之所。見樹林中虛設孔明旗號。懿安心追之。趕到赤岸坡。懿見蜀兵去遠。乃與衆將曰。今蜀兵遠去。追之何益。不如回師。衆將曰。倘蜀兵復來。如之奈何。懿曰。今孔明已上。再無人敢領此職。我等皆高枕無憂矣。遂班師而回。一路上見孔明安營下寨之所。前後左右。整整有條。懿嘆曰。此天下之奇才也。衆將觀之。無不駭然。後

人有詩曰

長蛇盤曲轉山排。萬疊屯雲次第開。諸葛軍營箴造化。故令司馬嘆奇才。

於是司馬懿兵回長安。令調衆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却說姜維排作長蛇陣。緩緩退入棧閣道口。有人報說司馬懿追至赤岸坡回去了。因此楊儀更衣發喪舉哀。哭聲震天。川兵皆撞跌而哭。大半不食。死者無數。楊儀遂令隨處墓埋。後人有詩曰

武侯魂已升天去。軍士踴胸血淚流。因念
從前恩德重。甘心不食喪荒丘。

却說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口邊。忽見前面
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伏兵攔路。衆將驚曰。誰
想此處有伏兵耶。焉能去之。即來報知楊儀。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武侯遺計斬魏延

却說楊儀聽知此事。忙令人哨探。回報曰。燒
棧道者。乃是魏延。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

人久後必反。今果然如此。今斷其歸路。如之
柰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我等造
反。故燒斷棧道也。我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
延之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
名槎山。雖然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
衆皆從之。一面寫表飛奏去訖。一面將人馬
望槎山小道進發。凡遇鄉民。佯言討賊。於是
先令二使去訖。隨後費禕又來。却說後主在
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寧。夜作一夢。夢見成

都錦屏山崩倒。遂大驚覺。坐而待旦。集衆文武入朝。圓夢。有譙周奏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而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者。正謂此兆者也。後主愈加驚怖。復問周曰。李福因何久不回也。忽報李福至。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曰。臣到五丈原營中時。丞相已不醒人事。衆將正伏地而哭。丞相復甦。須臾開目。見臣在側。未曾言。便先問曰。天子令

你來問後事也。蔣公琰可託。臣又問之。丞相曰。費文偉可也。臣再問時。丞相不答。瞑目而止。臣不敢稽遲。故星夜而來。後主聽知。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牀之上。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知。亦放聲大哭不已。內外文武如喪考妣。軍民無不哀慟。後主連日涕泣。飲食頓減。不能設朝。忽報征西大將軍南鄭侯魏延表奏。楊儀劫棄丞相靈柩。舉眾造反。羣臣大駭。入宮啓奏後主。此時吳太后亦在宮

中。後主聽知。大驚無措。倒在龍榻之上。不能起身。吳太后坐於榻前。近臣讀魏延表曰。楊儀自總兵權。率眾造反。劫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燒斷棧道。以兵守禦。然後討之。後主曰。魏延乃英雄之將。足可拒楊儀等眾。何故燒其棧道也。吳太后曰。常聞先帝有言。說孔明能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為因憐其勇烈。亦未得便也。今奏楊儀等造反。內有不明。楊儀乃文字之人。丞相委以長史。

之任。如何敢反。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可也。文武官真正商議間。忽報長史楊儀緊急表奏。近臣拆表讀曰。

長史綏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可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令。自提本部人馬攬越。先入漢中。即日放火燒斷棧道。劫丞相靈車。逆從魏。

寇阻其歸路。意在火速。具表以聞。

衆官聽畢。默然無語。太后曰。卿等所見若何。
蔣琬奏曰。臣非敢爲一己之私。願從公議。楊
儀爲人。雖然稟性多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
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
終。委以大事。非背義之人也。魏延自恃功高。
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久矣。今見楊儀總
兵。心中不服。又挾私讐。故燒棧道。斷其歸路。
又誣奏而害之。臣願將全家良賤。敢保楊儀

不及實不敢保魏延。董允亦奏曰。楊儀雖有市井之志。實不敢反背朝廷。魏延雖有功勞。常有怨丞相之意。本欲反投歸魏。又見楊儀總制兵馬。故燒棧道以斷歸路。虛上表以殺害。及逆之心可見矣。多官一齊奏曰。二公之言是也。於是文武及近侍官。只保楊儀。不保魏延。後主曰。若魏延果反。何人當之。蔣琬又奏曰。丞相素疑此人。必遺計與楊儀。若楊儀無才。安能退入谷口。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

不多時。忽奏魏延又有表至。告稱楊儀背反。後主正覽表間。楊儀表又到。具奏魏延反情。二人節連各陳是非。忽報費禕又到。細奏魏延反情。羣臣皆奏曰。本是魏延之罪。實非楊儀之罪也。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勸。用好言撫慰。允拜辭後主而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兵死於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為久計。不憶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在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却教先鋒何平引三千兵。依

孔明所遺密計而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且說何平引兵運到南谷之後。擂鼓呐喊。有人來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掛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等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耶。平叱之曰。丞相近亡。身尚未冷。汝輩焉敢反邪。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有父母妻子。兄

弟親朋。可念丞相之恩。休助反賊。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知。大喊一聲。自去大半。迺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有數合。平詐敗而走。迺隨後趕來。弓弩齊發。迺却復回。迺見衆兵潰散。轉怒。赶上殺了數人。只有馬岱三百兵不動。迺與岱曰。吾平生有眼如盲。不識好人。舊日隨吾戰。將皆棄吾而去。惟公在此。吾殺了楊儀。先雪此恨。後取兩川。易如反掌。與公同享富貴。生死休離寸步。

馬岱大聲而言曰。吾恨諸葛亮不肯大用。今
遇明公。願盡心竭力以圖進取。延大喜。遂與
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與馬
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笑曰。將軍之言。
不智甚也。延曰。目下兵少糧缺。安能濟事乎。
岱曰。大丈夫武藝過人。不自霸業。何故區區
屈膝於他人之下哉。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
川之士。誰敢敵乎。吾願同將軍先取漢中。若
此處得之。民足可為兵。糧足可為食。西川唾

手而可得也。將軍又何疑焉。延曰。公言是也。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却說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令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維令從人請揚儀商議曰。魏延勇猛。又有馬岱相助。雖然軍少。難以退也。儀曰。丞相臨終。遺與一錦囊。囑之曰。若魏延反時。臨城扣敵對陣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延之計也。今果如此。當可視之。儀遂取出錦囊。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

對敵。馬上方許折開。維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當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成陣。公便可來。姜維被掛上馬。縛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躍馬。立於門旗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你。今日如何背反耶。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是。只教揚儀來。揚儀在門旗影內。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於陣前。手指魏延。忻然而笑。

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吾隄備。今果
應之。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
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揚
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却懼他三分。他
今已死。天下誰敢敵吾也。休道連叫三聲。便
叫三萬聲。有何傷我。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
叫曰。誰敢殺我。言未畢。腦後忽一人。厲聲而
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眾
皆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火燒

木柵寨時。實欲將司馬懿。魏延。皆要燒死。故與魏延五百軍為引誘之兵。不想天降大雨。其計不成。却詐歸罪於楊儀。又痛責馬岱。受以密計。只待口中之言。便斬魏延。延因此不疑。乃求岱為部將。見孔明已亡。遂與岱同反。到南鄭城下。楊儀讀罷錦囊。已知伏下馬岱在內。故依計而行。果然應之。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明識魏延。已知久後反西川。故留馬岱常監守。計應登時斬魏延。

馬岱斬了魏延。大小川兵盡歸馬岱。楊儀下令。將魏延三族盡皆誅之。遂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加前功。賜棺槨葬之。然後召一班出征文武官員。赴成都面君。楊儀等扶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餘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慟哭。哀聲震地。聞於四遠。後主扶柩入城。成都居民各家門首。盡皆設祭拜哭。

停柩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字思遠守孝
候葬。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教近臣
去其縛曰。若非卿能效丞相所行。靈柩何由
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功也。
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忠義之功。就任
魏延之爵。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
乃連日不能設朝。欲卜地遷葬。費禕入奏曰。
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為墓。不用墻垣磚
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

吉日。後主親送靈柩。至定軍山遷葬。文武官僚軍民百姓。盡皆掛孝。拜哭而祭。哀聲大舉。震動天地。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武侯。

詔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萬誠。受遺託孤。巨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周伊之巨勳。如何不吊。事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朕紀行命。謚所以光照將來。刊載不

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
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竟而有靈。嘉
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主率文武遷墓已畢。令建廟於沔陽。四時
享祭。後杜工部見廟前大柏樹。乃三國時所
種。有感而作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
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
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

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又詩曰

長星昨夜墜前營。訃報先生此日傾。虎帳
不聞施號令。麟臺惟顯著勲名。空餘門下
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好看綠陰清晝
裏。於今無復逐歌聲。

朱子曰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小者如躡足
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

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延平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

蘇東坡作武侯廟記曰

密如鬼神。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
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
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

又贊曰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
受遺秉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利物移風。
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
屢臨敵庭。實耀其威。厲精大國。恨於未夷。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飛報。

東吳全綜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
意。後主大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
之奈何。蔣琬奏曰。臣保王平。張嶷亦引兵數
萬。屯於永安。以防不虞。陛下再命一人。去東
吳報喪。以揣其心。後主曰。須得一舌辯之士
可也。誰人敢去。言未畢。一人應聲而言曰。微
臣願往。未知是誰。下回便見。

魏折長安承露盤

却說欲去東吳為使者。乃南陽安衆人也。姓

宗名預。字德豔。

音煒

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

大喜。預奏曰。臣雖不才。願往東吳為使。蔣琬亦奏曰。須得此人方可。後主準奏。即命宗預往東吳為使去了。却說宗預星夜迳到金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着素衣。權作色而言曰。吳蜀以為一家。卿主何故西增白帝之守也。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戒。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喜而笑曰。蜀人此等真俊傑耳。不亞

於鄧芝。乃喚宗預曰。朕聞丞相新亡。日每流涕。宗族官僚。盡皆掛孝。朕恐魏人乘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援。別無他意也。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赴陛下。前報喪也。權取金鈿箭一枝。折之為誓曰。朕吳國之君。若負前盟。絕滅子孫。又命使齎香帛奠儀。入川致祭。宗預拜別吳主。遂還成都。入見後主。禮畢。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

流涕。令諸葛瑾合家掛孝。恐魏人乘虛而入。故設巴丘之守。兩國通好。已後並無違誓。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有封賞。楊儀見不委用。口出怨言。曰。昔日丞相新亡之時。我若將全師投魏。不

致如此受寂寞也。近臣聞知。奏與後主。後主
急召蔣琬等商議。費禕出班奏曰。向者楊儀
於丞相前。累譖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後
主大怒。即將楊儀下獄。勘問。招成欲斬之。蔣
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立功勞。
未可斬之。當廢為庶民。後主從之。遂貶楊儀
赴漢中嘉郡為民。儀羞慚至甚。自刎而死。自
此兩川太平。姜維屯積糧草。以為二十年之
計。乃蜀漢建興十三年也。却說魏主曹叡時

青龍三年。蜀吳二國。皆不興兵。封司馬懿為
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而回。洛陽
去訖。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三年
已完。又來洛陽。蓋造朝陽殿。太極殿。又築總
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
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不拘財力。但要極
其華麗。皆以金玉粧飾。雕梁画棟。碧瓦金磚。
重重錦繡。件件鮮明。光輝耀日。選天下巧匠。
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遇

有不便者。公卿大夫。負土搬磚。起造人民號泣。怨聲不絕。司徒董尋上表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耳。其朝陽殿。太極殿。總章觀。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宇。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今陛

下使以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烏。沾
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
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
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
一毛。生既無益。死何有損。秉筆流涕。心與
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
沐浴。以待命終。

魏主覽畢。大怒曰。司徒董尋。不怕死也。左右
奏曰。於法當斬之。曹叡曰。朕見此人。素有忠

義。今且廢為庶人。再有妄言者。梟首示衆。遂將董尋貶為民。乃召馬鈞問曰。朕所建高臺峻閣。欲與神僊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陛下曾聞漢武帝所建栢梁臺乎。獻曰。朕未知其詳。卿試言之。鈞曰。漢朝二十四代。惟武帝享國最久。眉壽極高。服天上日精月華之炁也。於長安宮中。建一臺。名曰栢梁臺。上立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時分北斗所降沆音亢灑音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

曰。甘露。用美玉為屑。調和服之。自然反老還童。而無百病矣。慶大喜。即命馬鈞引一萬人。星夜。逄到長安。令人夫搭起木架。週圍上栢梁臺去。先拆銅人。不移時間。用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馬鈞下令。教人先拆了銅人金盤。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潸然淚下。眾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亮。就如天崩地裂。聞於四遠。其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即時

傾折。壓死千餘人。鈞盡皆將屍焚之。獨取銅人并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仙人。承露盤。細奏其事。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約重百萬斤。不能易至。獻令人打碎銅柱。運來洛陽。又鑄兩箇銅人。號為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箇。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又於上林苑中。栽種奇花異木。蓄養俊獸靈禽。又選美女千餘人。為宮娥。少傅楊昇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忘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

秦皇為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後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飭。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音節其家。闕其戶。音闕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

止而臣可以獨存。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
為股肱。存止一體。得失同之。孝經云。天子
有爭臣十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
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
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
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謹叩指沐浴。伏俟重誅。謹具表以
聞。

魏主曹叡看訖大怒。扯碎表章。叱武士推出。

內門之外。欲上輦幸上林苑。忽一人披頭散髮。身掛紙錢。跪於輦前。覲視之。乃太子舍人沛國人。姓張。名茂。字彥林。茂手擎表章而諫。獻下輦復坐於殿上。開表視之。其表曰

臣聞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棄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棄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

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忘。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旅在外。數萬人。一日之費。非但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掖庭非負無錄之女。榭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

莫敢與爭者耳。自漢末衰亂以來。四十五載。馬不捨鞍。人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遍野。瘡痍踴哭之聲。於今未已。猶有強寇在邊。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捨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切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為萬機之父母。恤妻子之饑寒。問

民之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誠如是。則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以自伏。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何勞神思於海表。軍旅高枕。戰士備負。今羣公皆緘口結舌。臣不敢不上瞽言。以盡人臣之職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殲身。冒昧聖聽。伏惟陛下。開天地之明。察肝膽之諫。沐浴候誅。謹表以聞。

却說魏主曹叡覽畢表文。勃然大怒曰。張茂只是一中書令。敢出狂言來譏朕耶。叱武士推出斬之。茂厲聲大罵曰。無道昏君。早晚必為虜矣。言訖斬之。須臾獻首於殿下。叡令遍示多官已畢。乃召馬鈞。催造高臺銅仙人。承露盤。又於丹墀內鑄一大油鼎。日日以火熬油。但有諫者烹之。因此文武官僚並無一人敢言。皆至司馬懿府中。細言其事。懿曰。魏室已盡矣。切莫諫也。多官因此各散。却說魏主

曹叡將青龍五年。改為景初元年。有皇后毛氏。乃河內人也。先年叡為平原王時。出入同輦。及即帝位。寵為后妃。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後叡目寵郭夫人。將毛后目不正視。郭夫人極有顏色聰慧。叡甚敬之。日每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上。林苑中百花爭放。叡同郭夫人到御花園中賞玩。於花萼樓上飲酒。郭夫人問曰。何不請毛皇后同樂。叡曰。若彼在。朕涓滴之水。不能下咽喉也。遂令宮娥

四壁守把。不令毛皇后知道。却說毛皇后見
歡一月餘日。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箇宮人
開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嘹亮。乃問
曰。何處動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
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皇后聞之。心中煩
惱不已。遂回宮安歇。次日。毛皇后引宮官乘
小車。出宮遊戲。正迎見魏主於曲廊之間。乃
笑曰。陛下昨日賞玩北園。其樂不淺也。歡大
怒。叱宮官。即將毛皇后絞死。遂捉昨日侍奉

之人到。一齊殺之。乃立郭夫人為皇后。却說郭皇后一日與獻飲酒。乃問殺宮娥之故。獻曰。朕令左右不許教毛氏知之。毛氏知之。必因此輩洩漏。朕故盡皆殺矣。時景初二年春正月。有長安飛報緊急軍情。乃幽州刺史毋丘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舉眾造反。自稱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造宮殿。設立官職。見今興兵入寇。搖動北方。獻聞知大驚。即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公孫淵之策。未知

何人敢領此重任破敵。畢竟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十一 終